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一

知貴陽府事泰和周作楫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璣綬堂刊

文徵七

記一

江東之

置貴陽右文田碑記

余撫黔之三月有青衿子數人謁余曰歲云晏矣藿
食者憂之余惟貧者士之常而黔士之貧則撫者之
幸也乃出廩餘分之所及無幾且非可繼也及見萬

馮兩公創置學田始獲余心業喜而爲之傳今計田
且七十六分以贍府州司三學之貧者二公於諸生
有豐施矣顧每年租貯定番州廣儲倉距省四百里
而遙使貧士蹢躅度支所得差半故郡諸生之無田
者獨未沾成惠耳余令州官俟價以糴隨價以解士
無往來之煩穀收一倍之利是不費之說也第思以
空言移粟人其謂我何固且圖之會屯中清出烏當
把路之田若干畝故征巴香備餉而今無所用之最
號沃疇歲收米二百石有奇往輸直十六緡於藩而
大半肥佃者余以爲屑越甚也國余貴陽學宮昔以

講武今以修文烏當之田昔贍戎剛不若贍文髦從
今衝輶不馳而瑤華耀爽黔雖丹微乎亦知左武矣
與直拉應公議割其田於庠復以叁百金置田益之
總命之爲右文云

貴陽府學碑記

黔中古西南彝地自高皇帝闢乾肇造後遂得列於
藩服而貴陽爲黔省首郡故牂柯程番地更始於穆
考御極之三年明年秋始設學如令甲一時規恢未
備姑就陽明書院改署明倫堂羣博士弟子員講業
其中若聖廟賢廡所爲瞻禮陳樂也者則第因宣慰

而貴陽附焉萬厯甲午春當事者始興勸建議遂於
會城門北得吉壤昔爲蜀行都司今割入黔僊武修
文實相迭運固山川靈秀所鍾最勝之遺而都人士
所注念已久於是鳩工御石今始告成亦閱三年於
茲余被命撫黔時用師高峇監司詹君梁君以捷奏
於是督學沈君入而申之曰詩言旣作頌宮淮夔攸
服先生什倍僖才蠢茲苗醜不二於淮獻之訊之行
且懷好音也先生終無意乎余謂黔卽古羅甸國鋒
悍時起七萃聯鑣士之覽穰苴入穀者與趙燕爭奇
亡論已方今聖天子右文教諸藩皆以制科加額讀

特於黔詔可豈以諸士異采嫻辭絲飾儒術爲足多
亦以彝方秀出於民鏡檢所歸從今月會旬修蜚騰
茂實中原文獻永之或先斯聖謨之許也士生斯際
千載一時茲廟貌已新適逢其會諸士仰而思之將
何以攄所學而不負吾君也矧諸士之先皆來自舊
都所稱故家遺俗藉以遠實徼外原揅用夏之權向
之抵掌而譚據梧而吟者又東越講良知故館諸士
服習已深卽令學舍移而中有不移者使處爲孝悌
出爲忠良胥自翱翔書囿間養之語云堅樹在始今
之時也是謂卑之無甚高論若猥竊而附於魯頌之

未則吾豈敢

郭子章

養牧所記

天物有外之而實以內之、讐之而實以愛之者、夫非
以外內之、以讐愛之也、欲內故外、欲愛故讐、事固有
相反而相成者、張樂於洞庭之野、曼而餽、代射而食、
而鳥不至、椒蘭爲餌、瑰玫爲鈎、而魚不至、此愛之而
讐也、豢豕於義臺路寢、而蹢躅逾甚、食鹿於廣廈細
旃之上、而鹿逾逸、此內之而外也、何者、非其性之所
適也、予因是而悟夫治句治馬者、馬黔故有養濟院

在兩臺署之東，雜處於縉紳宅舍之間，而日呻吟作苦，故有牧馬院。在閩司傍，貴陽府後馬，日瘠而死者已過半矣。乃訊之，勾長圍人曰：罷癯殘疾，吾兄弟也。馬以備戎事，田事備郵傳於公家，勞斃矣。有司處於闌圍，朝夕耳而日之，庶幾時其衣飯，稽其水草。若之何苦且瘠也。勾長顰而對曰：養濟舍於城，勾之院，勾之圍也。勾日汲井，井者驅之。曰：毋汙井。勾日曝於橋市人驅之。曰：毋汙市。勾日樵城，距樵所遠，又病弗克負荷。勾是以苦。圍人曰：斃草飲水，翹足而陸，交頸相摩，馬之真性也。城惡乎水，城惡乎草，馬是以日瘠而

死予憮然曰是非張樂投椒以來魚鳥耶是非豢豕
鹿於臺廈耶乃謀之直指宋公宋公曰亟遷之而可
乃檄監司及貴陽劉守文光徐丞公綰熊司理新貴
前二衛署篆指揮楊師震李棟材市隙地於北關演
武場西以其半苦蓋居勾者半作廐治阜棧居羣馬
而令千百戶鄒宗魯羅三省等董其役役暨總名之
曰養牧所堂曰胞與堂爲郡縣有司及園林氏蒞臨
之所經始於萬曆庚子仲秋已事於辛丑長至予以
關武一過焉勾長率其徒迓曰勾今而後始得汲且
浴於渚樵於近林曝於壇場不爲市井驅矣校人庾

人呵引馬而前曰今而後始得時出入游靡分房棧
牝牡嚴刻剔羈策不局於城隈矣予又憮然曰茲非
所云外而內之讐而愛之耶夫勾不樂與市隣馬不
樂與官舍隣則日苦而瘠遠之郊垆牧之洲渚則日
喜而肥適不適之故也勾不適不能治勾馬不適不
能治馬民不適烏能治天下夫治天下亦適之而已
重修鐘鼓樓碑記

萬厯己亥夏六月予奉天子命來撫黔故事三日謁
文廟廟在城北隅道鐘鼓樓下予仰眎之規頗昂崇
勢若隄崩心識之謂當釐改也於是有夜郎之役亡

論藏匱弗克民傲弗振卽吾儕心思弗暇及庚子六月六日夜郎平貴陽劉太守文光來黔仲秋稍陳守偕徐丞庭綬請於予及杜史宋公曰挈壺之政匪棘匪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以司晨昏以嚴更漏惟鼓與鐘是賴此黃帝所推迎唐堯所敬授者茲樓且圯守甚懼亡以爲民觀也葺之亟予與宋公敬諾下監司議司檄守會而稽之材若干章竹若干箇堅若干畚楨若干鐘赭堊青黝若干色剗劂鉤繩若干匠錢若干緡守與丞總之中軍官劉岳指揮楊師震李棟材拙礮役之千戶金麟李東生百戶王懋勲吏目張

大紀護作之辛丑六月劉太守遷憲副署平越府經
理夜郎去天子命宋公往按滇命柱史畢公代之畢
公至趣其役徐丞竭力已事以某月落成而請紀其
成於石予諗之曰危哉樓也甯獨貯鐘鼓刻漏已乎
甯獨辨朝夕弗迷風雨已乎黃鐘生一一生萬物君
子鑠金爲鐘四時九乳故鐘調則君道得五音十二
律鼓無當焉而弗鼓弗和其聲一也刻漏法漏水一
斤重一斤時經一刻故鐘爲聲氣之母鼓爲衆樂之
君刻漏爲中星之驗惟其一也一也者所以一民視
聽之不一也周禮六典夏官挈壺秋官司寤春官鷄

八漢以後太史掌之隋制刻漏令掌以率更教以博士典以掌漏司刻分時唱之漏童更以擊鼓爲節點以擊鐘爲節故含元賦曰節晷漏於鐘律架危樓之筍簾鐘鼓之有樓舊矣黔堂珍彞歛霧三渡息波之後舉斯樓而更新之景鐘高縣夔鼓雷鳴玉衡稱物金壺博施曉而鐘邪吾儕莅茲土者何以修天子之命考其國職講其庶政士何以受業何以講貫自戍卒庶人而下明而動何以耕食何以鑿飲何以蒐苗彌狩夕而鐘邪鼓而嚴邪吾儕莅茲土者何以序其業糾其典刑儆百工使無愒淫而後卽安士何以習

復何以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戍卒庶人而下晦而
休何以宵綯何以夜績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庶幾日
惜寸陰夜知向晨斯樓之新爲不徒矣嗟嗟予以斯
樓廢興之故而重有感也樓砌於成化甲午實自鄭
都知忠始記出白少保圭筆其語周覈通志亦稱忠
有心計與總兵李貴撫捕諸苗貴人爲立祠尸祝之
今銀璫左貂充斥宇內飛而食人在在重足黔以瘠
土大兵後主上閔而不遣而吾儕得以韜戈撤埃之
餘因革明時乘隙葺樓以都知始者以吾儕新不可
謂非大幸故若鄭都知者自今眎之固亦鐵中之錚

鍾與而況荆樓故碑猶言言也監司郡縣衛所與是役者例得書姓氏於石之右

畢三才

觀風臺碑記

昔稱人物志多繫乎風土夫五方之英成於天地孕於山川資爲國用地靈人傑祥發符徵機固不偶然也黔當萬山中爲西南荒服稱不庭不貢之區乃高皇帝開闢疆宇列聖翺翔道化迨我皇上御寓三十二年車書禮樂廓爲大同一時戶口殷繁豪傑颺起聲名文物幾埒上國夫非山靈使然歟歲壬寅余奉

命按茲土入境見其山川構會慨然有望雲物察得
祥之思惟是行役不遑事有所待迄二年所其於土
民土俗形勝歷覽益遍竊疑黔風氣雖開而未甚開
人物雖盛而未甚盛豈天運固然或亦山靈氣脈未
盡培補歟暇日與中丞郭公偕藩臬長縱步陟遐見
黔山勢皆從北水折而東兩江磅礴西來大瀝於城
南之漁磯東山迤支回首而挽搏團阜大金橫拖曜
氣上收衆水此實水神前中丞江公會築隄建閣於
前第水勢方奔龍神未合關鍵不設於尾閭而於腸
腹障之亟則壓而易潰無當堪輿法余旣得茲山之

陽軒然心目圖一標泐諸搢紳父老益慙慙以進余
乃復申之曰人聚於地氣聚於人昔有慕富強者觀
山河而興思歷覽名邦隘塞往往培造以全生氣非
徒侈觀美也爾士民旣咸有經營子來之思余奈何
不爲地方百年計於是量費捐貲擇日鳩工公之諸
執事適百日而臺巋然落成時甲辰二月三日余邀
中丞郭公偕往以觀是日也雲蒸霞蔚日麗風恬登
空中樓閣芙蓉四面環帶三溪東壁帳屏西清卓筆
郭公憬然曰茲其觀風問俗之一奇觀乎因額其臺
曰觀風余復以茲山奠位東南考卦次爲巽稽星野